

“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 ——《厨房之舞：身体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1]评介

周培勤

(南京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3) 03-0125-04

19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兴起,当时提高女性地位的首要目标是争取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权利。经过艰苦而持续的努力,在当今时代,职业妇女已经基本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存在。随着大量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劳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家务劳动原先一直主要由女性承担,那么,在她们普遍进入职场之后,处在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怎么办?1949年,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是后天被社会建构成为女性的,女人要获得平等和独立就要“抛家弃子”,即不要生育和不从事家务劳动。波伏娃的观点显然过于激进了,一直到当下,女性都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奔波,承受着“双重负担”。资料显示,即使是在世界公认的男女社会地位最接近平等的北欧国家,女性仍然在家庭中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其中,在2000-2004年间,挪威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276分钟,男性为173分钟,瑞典女性为205分钟,男性为142分钟。^{[2][P236]}

家务的性别分工不平等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传统文化中,一个理想妻子的标准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要求妻子既要能作为丈夫的

财产被展示和炫耀,同时又要能默默操持所有家务。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地位得到明显提高,但是,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平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调查显示,2010年,城乡在业女性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分别是102分钟和143分钟,而城乡在业男性的家务时间分别为43分钟和50分钟。^{[3][P12]}

虽然家务劳动中隐藏着深刻的性别政治,但是它却没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在此学术背景下,台湾地区学者吴郑重于2010年出版的专著《厨房之舞:身体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的学术价值就显得尤为突出。他将研究聚焦于当代都市公寓住宅中的狭小厨房,探讨女性的厨房生活是如何被各种社会关系形塑的,而女性身处于这些社会结构性的挤压之中又选择了怎样的策略、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经过作者的阐述,读者可以发现,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原来可以成为如此深刻的性别研究读本。

《厨房之舞》采用了“日常生活批判”作为其最重要的理论视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之后他著有三大卷的《日常生活批判》来阐述和论证这一理论。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的

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日常生活被技术和官僚阶层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牢牢控制住了,现在已经处于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位置,取代工厂车间而成为新的社会核心。^{[4](P45)}因此,列斐伏尔倡导要重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而他的这一主张在后来的几十年间逐渐演变成为学术研究上的“日常生活转向”。吴郑重的《厨房之舞》就是采用了这一研究范式,并对之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进行了阐发。

吴郑重对于厨房中的日常生活的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敏锐的女性主义的批判性:

第一,让无声的女性生活体验获得话语权,通过知识的生产赋权女性。知识的生产不是一个客观中性的过程,而是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就表述得很清楚。根据福柯的分析,权力与知识相互促进,一方面权力的增长可以促进某些领域的知识的生产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权力形成和积累的知识又会有助于扩大和巩固已有的权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在男权思想的主导下,学术研究传统上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和戏剧性的对象上,而对于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较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关注很少。^{[5](P198)}列斐伏尔在论及日常生活的时候也指出,家庭主妇一天到晚都浸泡在日常生活之中,她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这些底层人基本上是一种生活圈子狭小的匿名的生存状态。^{[6](P231)}针对女性群体的无声状态,不少女性主义学者都指出,学术研究要将女性被遮蔽的日常生活体验带入研究者的视野,通过知识的生产对她们的体验进行命名和阐释,并进而提出解放女性的策略。

就厨房生活而言,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每个家庭的开门七件事,无数的家庭主妇每天花费着大量的时间在厨房中从事着各种与烹煮相关的家务,但是,“看不见,做不完”的厨房家务活儿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受到的关注非常少,而单独将厨房家务从众多家务中筛选出来专门进行研究的专著似乎还不曾有过。可以说,《厨房之舞》是第一个对华人世界的厨房生活进行缜密、详实研究的著作。经过作者

的剖析我们看到,小小厨房之中的家务原来是如此之多,包括规划、预算、采购、分装储存、清洗、烹调、上菜、洗刷等多个步骤。这些繁复的家务,绝大多数是由女性在承担。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已经发表的针对家务劳动(包括厨房家务)的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的方式,在较为宏观、抽象的层面上对家务劳动进行研究,而《厨房之舞》则主要倚重质性研究方法,深入、生动而又不乏系统地展示和剖析了长期以来被遮蔽了的厨房生活。具体而言,《厨房之舞》的资料搜集是在台北市区的成功国宅小区进行的,主要是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法,同时,作者也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来厘清台湾地区公寓住宅的发展脉络和家庭烹煮的历史演进情况。围绕着主妇的厨房生活,该项研究同时考察了嵌入在厨房生活这一“制度网络”上的多个重要节点,包括公寓住宅产业发展、住宅结构演变、家庭人口结构、厨房家用电器产业技术,以及地方饮食文化、饮食工业化和商业化等制度关系。经过一系列的梳理分析,厨房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戏剧舞台得到了呈现,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台湾公寓厨房是如何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之下形成当下所呈现出的社会空间的,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展开的。

第二,实践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女性主义主张。在列斐伏尔看来,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本质, he 可以从一名巴黎妇女上街购买半公斤砂糖这一简单的事实入手,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最后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历史进行阐释。^{[3](PP59-60)}从这个角度来看,列斐伏尔的观点与女性主义倡导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理论契合。

在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影响深远。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这一口号,主要是为了让女性觉悟到,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女性在居家生活中所遭受的压迫,不是女性自身的错误引发的,也不是个别女性所面临的偶然事件,而是女性作为群体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必然会遭遇的不公平处境,因而应该将它们视为普遍的社会问

题来寻求政治解决之道。

《厨房之舞》的研究就是始于作者的家庭悲剧。在该书的开篇,吴郑重首先陈述了他之所以对发生在狭小、封闭的厨房中的家务活儿感兴趣是源于家庭的不幸——母亲因为肺癌而去世。因为母亲的早逝,吴郑重开始注意到肺癌是台湾地区女性的第一大死因。为什么肺癌会在台湾女性中间这么普遍呢?他由此开始搜集资料,试图寻找答案。在对多种因素,包括二手烟、饮食习惯、长期辛勤劳作等,进行分析之后,吴郑重最后提出,狭小的公寓厨房就是一个可以致命的“家庭毒气室”,母亲长期在其中烧烤煎煮食物,被迫暴露在一个充斥油烟的恶劣环境当中,这应该是导致肺癌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些初步的分析,吴郑重采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推测:“狭小的公寓厨房不只是个别、单纯的家务劳动空间而已,而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整体缩影。它是体现各种社会力量的空间场域,也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妇女每日展演的人生剧场。”^[1](P34)]因此他认为,对于厨房油烟和罹患肺癌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从公共卫生或者是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只涉及到事实层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将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进行研究,发掘出它在妇女生活中的经验层面和它所隐含的实质层面。由此,他开始向我们揭示一个沉重的政治问题。

第三,从千篇一律的厨房生活中解读出深刻的性别政治。常识可以告诉我们,公寓厨房多是千篇一律的,而厨房家务也呈现出循环反复的机械状态。这正是列斐伏尔眼中的日常生活的特点。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体现了现代性的单调乏味,遵循着机器般的节奏,^[5](P186)]但是,尽管日常生活司空见惯、周而复始,人们却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就要让内化为无意识的“自然状态”能够重新回复到意识的状态。吴郑重认为,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例行现象的强调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有关生活“惯习”(habitus)的见解多有共通之处。

透过女性主义视角对日常生活惯习进行研究,吴郑重淋漓尽致地对充满性别政治的厨房世界进行了解读。

首先,《厨房之舞》揭示现有的公寓厨房是一个典型的“男造”社会空间。列斐伏尔在论及社会空间的时候曾经很犀利地指出,住宅对男性而言是休息和休闲的场所,对女性则是劳动的场所,住宅规划主要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而分割成各种空间,女性的空间使用权利则被忽略了。^[4](P50)]在《厨房之舞》的研究之前,台湾学者许圣伦、夏铸九、翁注重对传统的厨房炉灶所体现出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过研究,提出传统炉灶是男性定义的女性空间,虽然女性是主要的使用者,但空间主权牢牢地保留于男性手中。^[7](PP205-209)]《厨房之舞》则是对现代都市公寓厨房的分析。通过搜集历史文献和访谈台湾地区住宅设计师,《厨房之舞》指出,台湾公寓住宅中的厨房是一个典型的“男造环境”——在男权思想主导之下,由官僚、市场和技术合作生产出来的一个社会空间,是一个家庭的劳务中心而非生活中心。这些公寓住宅设计基本上是沿袭了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对于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想象,在设计的过程中,主要是考虑核心家庭中一家之主的男性的需求。另外,公寓厨房设计背后的一个预设是,厨房中只需要一个劳动者,而这个劳动者一般都是女性。因此,公寓住宅中的厨房设计都遵循够用、便利和效率的原则,尽可能地配置较小的面积,一般客厅、饭厅和厨房的面积比例大约是8:4:2或者是6:3:1,厨房往往是公寓中最拥挤的空间。同时,厨房往往处在整套公寓中最差的位置,要么是在角落里,要么是在背光处,要么是畸零的空间,从来不会占据住宅的中心。另外,因为中餐喜欢大火爆炒或者炖煮高汤,油烟大又气味重,因此中式的厨房一般采取封闭的方式,与欧美开放式的厨房不同。经过这样的规划设计,台湾的公寓厨房最终又进一步强化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一方面,过于狭小的厨房很难容纳第二人,因而煮食工作自然地继续成为妇女单独面对的家务负担。另一方面,孤立封闭的空间使得家务劳动不仅为公共领域所忽视,即使是在私人家庭领域之中也鲜少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关注。

其次,《厨房之舞》揭示出例行化厨房家务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在作者的调查中,84%的受访家庭是由女性为主在厨房中劳作。更令人关注的是,大部

分的烹煮家务都是无偿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代际交换很普遍,并且这种代际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基本上是在女性之间完成的。在《厨房之舞》的研究中,有父母到子女家中来帮助操持家务的,有子女去父母家中烧煮的,也有子女到父母家中就餐的,由此产生很多隐形的“公寓三合院”。吴郑重发现,在这种家务劳动的代际交换中,最常见的是退休了的妈妈为儿子或者女儿的小家庭操持家务,这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在年轻的时候赶上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很多人是“家庭代工”的主力军,而在退休之后她们中的很多人却并不能安享晚年,还要为子女继续提供家务服务,以弥补社会服务的不足。因此,家务劳动并不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短暂现象,在社会的变迁之下,它有可能成为女性一辈子的“本分”。但是,略有不足的是,本研究更多展现的是既成的事实(即女性在厨房中劳作),并没有追问这样的事实在每个家庭中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也基本没有涉及厨房之外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当然,一项研究的触角如果太多太广,势必又会影响它研究的深度。

另外,《厨房之舞》也记录了不少女性应对厨房生活的策略和战术,以此来彰显女性的主体性。在这方面,吴郑重采用了狄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消费者生产”(consumer production)这一概念。所谓消费者生产,是指商品的使用模式未必会完全遵照原始设计的用途和操作方式,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商品进行改造或者是创造性地使用。吴郑重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会对室内空

间(包括厨房空间)进行重新调整和安排,这些对原来设计好的空间进行的“挪用”很多时候是由女性主导的,是从女性的使用需求出发的。另外,食品加工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也为减轻厨房家务提供了不少便利的条件,个体家庭可以在三餐的安排上拥有更多的灵活性。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在厨房家务上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她们也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表现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抵抗性。不过,在不触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这些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者生产”看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厨房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性别关系。

总体看来,《厨房之舞》是一部女性主义研究佳作,它对看似平庸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系统研究,富有启迪性地展现和批判了其中的性别政治,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女性生活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正如作者所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厨房是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空间,这些新兴落成的空间在未来几十年的岁月里都会对家庭形态和生活方式发挥相当大的影响。更进一步说,在已经现代化、都市化已经基本完成了的台湾,要改变公寓厨房这样的“男造环境”难度很大。与之相反,中国大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业正在生产出大量的公寓住宅,而这些公寓住宅的设计也基本是在复制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生活理想。为此,吴郑重提醒我们,要吸取台湾地区住宅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争取在公寓的设计、建设阶段就避免性别盲点,减少“厨房悲剧”,减少“男造环境”的生产。因此,我们急切地需要更多的《厨房之舞》这样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吴郑重.厨房之舞:身体与空间的日常生活地理学考察[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
- [2] Man Yee Kan, Oriell Sullivan and Jonathan Gershuny. Gender Convergence in Domestic Work: Discerning the Effect of Interac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rom Large-scale Data[J]. *Sociology*, 2011, 45(2).
- [3]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 [4]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5]张宛丽.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探析[J].浙江学刊,2003,(1).
- [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7]许圣伦,夏铸九,翁注重.传统厨房炉灶的空间、性别与权力[J].浙江学刊,2006,(4).

责任编辑:含章